

冲破皮

张坤仲
文 学
作品集

作家出版社

冲破

张坤 仲
文 学
作品集



作者简介

张坤仲，男，1932年出生，1952年参加工作，长期在运输企业从事政治思想工作。因爱好文学，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。自1958年以来，先后在《鸭绿江》、《上海故事》、《满族文学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丹东日报》等报刊杂志发表10多万字的小说、散文、故事等文学作品。退休后仍笔耕不辍，创作了《冲破》、《更上一层楼》等小说作品多篇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冲破/张坤仲 著.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7

《中国作家文库》

ISBN 978-7-5063-4607-8

I.冲… II.张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6095 号

冲 破

责任编辑:静冬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作者:张坤仲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100026

印刷:北京召心印刷厂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字数:250 千字

印张:10.5

印数:0001-1000

版次: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:978-7-5063-4607-8

定价:3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坚守中的冲破

施 昀

在漫漫的人生之旅，一个人甘愿固守着清贫与孤寂，除了做好本职工作，扮演好为人父母的角色，余暇时便总是痴迷而执著地燃烧着自己心中的那团文学的圣火，并让这团圣火照亮以往所走过的岁月和继续前行的日子，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本书的作者，一位年近八旬、令人钦佩的张坤仲先生就做到了。

他1932年出生，1953年参加工作，195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，先后于中央、省、市级报刊杂志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、散文、故事等文学作品。时至今日，仍笔耕不辍，佳作迭出。翻阅他历年发表过的作品，虽年代久远，纸张泛黄，许多文字还都是用现在的年轻人几乎认不全的繁体字印刷的，但在感

慨唏嘘之余,不禁令人肃然起敬,由衷赞叹。

循着张坤仲先生的文学创作之旅,捡拾他以往所走过的岁月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执著而坚韧的文学朝圣者的形象:当值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,一个激情澎湃、热血沸腾的年轻人,凭着对文学的一腔挚爱之情,时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舍去休闲与娱乐,推却繁华与热闹,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囚禁在一隅,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,也都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地将自己陶醉在文学的海洋里,且乐此不疲,兴味酣浓。至此在人生的金色秋天里,在许多同龄人的精神和愿望都已渐趋衰颓的时刻,我们却真实而欣喜地看到,张坤仲先生所曾拥有的宝贵时光和聪慧才情,竟早已点点滴滴地镌刻在他用心血酿就而成的厚重的书卷中。

张坤仲先生是一位自幼生长在乡村里的人,故对那里的山水人物情有独钟。于是在他创作的《锣声》、《岔路》、《老护青员》等作品里,都可以见到由他塑造的朴实而厚道的农民形象。张坤仲先生又是一位长期从事交通运输部门思想政治工作的人,故此对本行业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了如指掌。他将这些熟稔于心的宝贵素材,编织到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当中,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,展开了一个又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,真正体现了文学来自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宗旨。他自1958年接连在《安东日报》发表《老司机》、《新婚之夜》、《名誉先进生产者》等小说作品以后,陆续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鸭绿江》、《长春》、《草原》、《满族文学》等报刊杂志发表了近20万字的小说、故事、

散文作品,除了部分乡土题材的作品,其中大部分篇什都与司机、乘务员、乘客、车、车站、修理、运输等词语有关。小说《新老之间》,塑造了一位在山区小站兢兢业业工作了25个年头的老站长,在即将离任的时候,仍心系国家和集体,终把工作交给信得过的年青接班人的故事形象。《小站灯火》,描写雪夜小站里的新老工作人员急人民之所急,帮助一位急着赶去“支援水库建设”的老队长排忧解难的故事。《乘车记》,通过国营车与私营车之间不同的工作态度和方法,直接影响车速快慢以及抵达终点的时间,从而揭示了乘车人的不同心态和决定而导致的不同结果,读来轻松愉快,风趣幽默。另有《老标兵》、《师徒俩》、《在笑声中》等多篇小说,多驾轻就熟地围绕无私奉献,为国家节约资源,变废为宝,争当先进以及诚实守信等为主题展开创作,微中见大,朴实亲切。此外,张坤仲先生创作的故事《又见马桶包》、《影响》、《种瓜得瓜》,散文《房子》、《母亲的手》、《青黄不接》等文章,也以其生动的描写与刻画,让人感慨难忘。

尤为值得一提的是,张坤仲先生退休以后,仍宝刀不老,笔锋健硕,几经酝酿,又潜心创作了一部1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——《冲破》。这部以批判封建伦理思想为主题的小说,以通俗而自由流畅的笔法,通过塑造一个新时期有理想、有抱负的年轻人,勇于向世俗挑战,向旧习惯势力挑战,冲破阻碍,摒弃陈腐的男尊女卑、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观念所展开的故事,揭示了社会变革时期人们不同的心理

目 录

坚守中的冲破	施昀
冲 破	001
诚信第一	109
乘车记	116
种瓜得瓜	126
提 前	129
堵 截	131
影 响	133
爱情的平衡	137
一箭双雕	141
胡万玉招婿	144
腾云驾雾	149
重见马桶包	152
更上一层楼	155
车上车下	175
大山的女儿	193
大山的儿子	206
老司机	220
新婚之夜	224
女徒工刘玉珍	227
名誉先进生产者	229
奶 奶	232

老标兵	234
我的徒弟	236
妈 妈	239
妹 妹	242
老“铁匠”	245
山沟里的姐妹	248
在笑声中	252
巧 遇	254
小站灯火	258
新老之间	261
锣 声	270
老护青员	274
岔 路	278
师徒俩	287
好女婿	293
“绿燕”迎春	301
红花姐	303
炮声隆隆	305
山区新人	310
青黄不接	314
房 子	316
母亲的手	318
洗 头	321
警示牌	322
篝 火	324
爷 爷	326
后记	329

冲 破

(一)

深秋十月,大地金黄。在高大的枫叶岭的黄色中,却夹杂着似火的枫叶在翻动在燃烧。此刻,在弯曲的公路上有台客货两用的小汽车疾驰而下。车尾掀起的灰尘冲天而起,渐渐地在飘散着消失着。

开车的叫丁林,是个英俊潇洒又文静敦实的小伙子。从他那双紧锁的浓眉上可看出,这是个性格开朗、气度不凡的青年。他一脸兴奋,显然是被面前的秋色所吸引所打动。此刻他想起了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一个游客写下的诗句:登上巍峨枫叶岭,疑似闯入古皇宫。满山秋色关不住,岭上岭下枫叶红。

尽管丁林双眼集中前方,但两边的一切也尽收眼底。忽见山下爱河石人汀上有个人纵身跳了下去。

开初他以为是有人洗澡游泳。夏天常有人从砬头跳下爬上,不足为奇。可现在是深秋水凉,谁会在这个时候跳水呢?经继续观察,那人仍未上来,很叫他困惑不解。

丁林赶紧下岭到了河滩公路,把舵轮一拧,便上了软软的河滩刹住,跳下车就往砬头奔去。

由于精神过于紧张,他啥也没看到,见那石人依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可能是自己眼大漏神?刚要上车,一想不对,明明是个大活人跳下去,怎么会不见了呢?他把头贴近河滩看着水面,才发现有

个黑东西正在河里扭动着挣扎着,是个人。他听人说过,人想死时跳进河里,但不能马上断气,呛得难受,就要拼力求生。

小伙子来不及多想,脱了外衣就跳下河,死死抓住跳河人的胳膊上了岸。将他大头朝下控水。那人哇啦哇啦地吐着,不一会儿就大叫一声,哎呀,谁这么不讲公德救我?我不想在这阳世活下去啊!

丁林仔细一端量,吃了一惊地说,这不是庆山爹吗?你为什么寻短见?那人说,你是二姑爷?丁林答,爹,是我。你是大青沟专业户,生活富足,新鸡场刚刚起步,为什么就不想活了?

田庆山说,林子,你还不知道吗?铁壮坠崖身亡,田家不就断后了吗?丁林又问,爹,二凤不是生了个大胖小子吗?

老岳父说,可那是外孙,和你一个姓,接不了田家户口本啊!丁林说,婚姻法有规定,孩子随父姓随母姓都可以,接不接田家户口本还不是人说了算吗?

田庆山说,我寻思早点到祖宗那请罪认错,争取宽大处理。丁林边给岳父拧着衣服边说,爹,这你可弄错了,你说的是在阳世,阴间的政策和阳世正相反。岳父问,怎么个相反法?丁林认真地说,那边是坦白从严,抗拒从宽,要不怎么叫阴间,尤其是对自杀的,更是罪加二等。岳父说,有罪加一等,哪有罪加二等的。丁林说,这就是阴阳不同嘛。

田庆山又担心地问,横死的咋处理?丁林连说带比划地道,上山刀山下火海,装进磨眼儿里由小鬼把你研成粉末,然后把粉末和成浆糊喂猫。丁林说得逼真没有一丝笑容。岳父吓得满脸灰白地说,那可就糟啦,听说托生到猫那是最后一站,当了猫食还不彻底完了。

丁林说,爹,不要怕,车到山前必有路嘛。岳父问,姑爷,有啥办法?丁林说,跟我回家。说着就拽开车门,岳父像后面有鬼追似的钻进了驾驶室。

(二)

丁林把车开进了大青沟,穿过村堡街道,在平整的乡路上沙沙地前行着。他用眼睛扫着身边的岳父称赞说,爹,你看这路修得多好,车子跑起来不颠簸又省油,老百姓谁不夸。原来这路是个凸凹不平的乱石窖,今年洪水过后留下不少大小石块,是田庆山花了两万元雇推土机修的,极大地方便了群众,受到了村委会的表扬。老田的女婿所以旧事重提,是要唤起老岳父的兴致,打破投河的阴影,回到活生生的现实中来。

田庆山是个庄稼汉,他可不是那种一生把血汗洒在泥土里而不挪窝的庄稼人。他初中毕业,有经济头脑,思维敏捷。种过甜瓜,养过牛羊,是大青沟里的富户。但是由于那年二女儿田二凤高考落榜,为了干个多容纳人的行业,他放弃了其它而选择了养鸡,让女儿有个用武之地。

丁林说,你把我的衣服换上,别让妈看出破绽,嘟囔起来没完。沉闷的岳父总算扔出一句:用不着。丁林吐吐舌头想,不用你打肿脸充胖子,有你尴尬的时候。不料田庆山的态度却缓和下来说,只怕我穿你的衣服要瘦,别抻坏了。女婿赶紧递给他一件上衣说,爹,你穿着不用扣扣,咧歪个怀,谁能看得出来。

田庆山穿上了女婿的上衣说,你穿单秋衣可别冻着啊,现在你这个倒插门女婿,可是咱家的顶梁柱呢。

叫岳父这么一夸,丁林也高兴起来,并说现在咱家是喜忧参半,喜的是二凤生了小子,忧的是铁壮坠崖丧命。即便如此,咱们就要多往好的地方想,别老想铁壮。他的命短,阎王爷叫他去,他能不去吗?常言说去财免灾,而咱家是去灾来财。爹,你说是不是?

是,就是。田庆山此时想的和丁林想的并不一致。喜忧参半不假,可哪头轻哪头重?是儿子死了重,还是女儿生孩子重?显然是儿

子死的重。两者不能相提并论。

不过田庆山一想起小外孙,就高兴地说,你那孩子长得真招人亲,又白又胖,嘴角还有两个小酒窝,溜圆溜圆的。丁林见岳父夸孩子,自己也陷于幸福之中。

汽车来到沟里一排排鸡舍旁边的二楼前停下。田庆山老伴石玉清问道,老头子,你到哪去了,建鸡舍的水泥没有了。丁林说,我去水泥厂订了一吨,今天没货明天去拉。

石玉清仔细打量老头子的全身上下,问,你怎么弄得湿漉漉的?田庆山没有回答,见她双眼红肿,嗓子嘶哑,便趁机转了话题,你又到那小孽种的坟头哭啦?老伴说,狗养狗疼,猫养猫疼,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,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,说没有就没有了,我能不心疼吗?

田庆山没好气地说,老太婆,你能把他哭活吗?要能哭活,你天天去哭,我也陪你哭好啦。石玉清说,没见过你这么狠心的爹。老田说,他不狠,可一下把咱们抛弃不管了,老田家的根也断了。学校不是一再强调要关爱生命吗?星期天回家帮父母干点啥活不好,旅游应当是统一组织,保证安全,现在你是班里几个人去的,发生后果由自己负责。一想到这,我一点也不可怜他。

老田的话并没有把石玉清说服,反问道,学校为啥要那样说?当时丁林不是已经戳穿了吗?老田问,戳穿什么?老伴说,学校是拒绝负责呗。你学校组织旅游还能把学生的手脚捆起来不成?人是活的嘛。老田说,不管怎么说,学校说的在理,找不着人家赔偿。

石玉清说,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,和学校一个腔调,张口赔偿闭口赔偿的,就从咱这个家业,还在乎那几个钱吗?钱能顶替人命不成?老田说,那你图什么?老伴说,就是要讨个说法。老田道,说法有什么用,又不能当饭吃当钱花。石玉清不服地问,你脑子里除了钱还有没有别的啦?

老田把裤子脱下来拧着水说,老娘儿们啥也不懂。石玉清问,

你干啥把衣服湿成这样，赶紧回答我。老头子说，我下爱河洗澡忘了脱衣服，正好遇上林子就回来了。老伴说，我不信，夏天不洗秋天洗？林子你说实话。

正在解车上饲料绳子的丁林说，妈，你不要刨根问底，你没看电视上说，冬天还游泳呢。石玉清道，那叫冬泳，是健身的体育项目，还没听说有秋泳的呢。老田说，这回叫你听个新鲜的。石玉清说，我告诉你，可不准上石人汀去，那地方闹邪，有多少人到那就想投河呢。

田庆山说，看你净讲迷信不是，还中学生呢。石玉清说，咱俩是同等学历，从明天开始不准你随便走动，上哪去要告诉我一声，我要对你实行监护。老田笑了，说：亲爱的石玉清同志，我是犯人吗？石玉清说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比犯人还犯人呢。老田说，好，今后听你的。石玉清说，你现在也要听我的，赶紧进屋把衣服换上。说完就往屋里推老田，但老田不肯进，说我还要和林子卸鸡饲料呢。

丁林赶忙说，爹，这几个麻袋包我一会儿就卸完了，不用你。这时老田和老伴在竭力厮吧着，一个往外挣一个往里推。这时丁林对楼上叫道，二凤快出来看，咱爹咱妈两个搂抱啦！这下岳父才进了屋。

(三)

在岳父岳母进屋后，丁林自己从车上往下扛鸡饲料时，一个打扮得干净利索的男青年来到车前说，二哥，我和你一起卸吧。

丁林看了看他说，是朱福啊，不用，看你穿得那么干净别弄脏了衣服。朱福说，没关系二哥，脏了再洗。丁林道，你连个媳妇都没有谁给你洗啊。

他的话音刚落，从楼上飞下一件蓝工作服来，随之有个女人说道，小朱你把你二哥的衣服穿上吧。小朱说，谢谢二姐，我用不着，

还是给二哥穿吧。说着把衣服披在丁林身上。

扔衣服的不是别人,正是田二凤。她包在花毛巾下面的是一张秀气端庄、俊美漂亮的脸蛋,在夕阳的照射下,显得艳丽多姿,配着她那苗条的身躯和油亮的长发,更加楚楚动人。

朱福说,二姐,别忘了你现在是坐月子,别受了风寒呐。声音不大,语气里透出了极度的关切。

丁林又说,小朱说的你没听见?还不赶快回去。二凤说,好呀,我就回去。

两个人边卸边唠,丁林便把岳父投河的事和他讲了,卸完顺脚就进了鸡舍。

鸡舍里是一排排色泽闪亮的鸡群,见有人进来,有的挺起脖子发愣,有的在咕咕叫着,有的什么也不顾,只是一个劲地吃食。丁林抱起一只大白母鸡说,我的白雪公主,一天没见,想我了没有?

大白鸡边点头边叫着算是回答。小朱说,这个大白鸡真懂事儿,但不知它的功效如何?丁林说,下蛋两个月只有三天间隔。

小朱抱过来夸着,真不简单,照这样下去,庆山鸡场将会蒸蒸日上,兴旺发达的。丁林接过大白说,白雪公主,你现在能不能在客人面前露一手啊?

但见白雪公主的脸涨得通红,只听吧嗒一声响,一个红皮鸡蛋落在丁林手里。

这时岳母手提把扫帚进来说,这个死大白真会溜须拍马,中午有个蛋不下,就专等你回来献功呀。丁林狠狠亲大白两口:这个功献得好,越多越好,到了年终有奖励啊。

石玉清说,饭菜都收拾好啦,你大伯就等你俩吃呢。丁林说,走吧小朱,陪我岳父喝一杯,给他消消郁闷和忧愁。小朱说,这个悲伤要慢慢消除,这是天灾人祸降到了大伯的头上。

田庆山正在餐桌前往三个酒杯里倒江城老窖,说,快来吧小朱,今天你能陪爷儿们喝一杯,还真的感谢丁林呢。

从喝酒中得知,朱福是从沈阳一所财经大学毕业,刚到双河镇银行上班。今天是星期六,回家来休息的。

朱福比丁林和二凤小两岁,住田家东院,和二凤是青梅竹马,他俩原是“姐弟恋”。起因是一棵老梨树。田庆山门前坎下乱石窖那棵老梨树,它结的梨上有七道竖沟,形成了八个包。此梨个头不大成熟晚,可比谢花甜葫芦把等梨更香甜,吃起来肉头,口感极好。

成熟期的一天傍晚,朱福爬上梨树去摘梨吃。不料他双手只管扳枝忘了脚下,一个打滑两脚悬空。所幸他比较灵敏,双手紧紧抓住一根树杈,没有掉在乱石窖上,往下一看,吓得他直喊救命。

这时二凤听见赶到树下,叫他往自己身上掉,就不会摔坏的。当时朱福虽是个四年级小学生,可也感到不好,怎么能随便往一个姑娘身上掉呢?

碰巧当时两家都没大人,二凤只是拼命喊叫,朱福仍不肯松手,可是由于身体重,手握不住,便落在二凤身上。他没有伤着,可二凤的脸被小朱的鞋跟擦破而流了血,三天没上学。

之后二人便互相关心互相照顾,念初中时,一次学校开运动会,二凤跑八百米,不巧过弯道时被人绊倒在地,双腿疼得站不起来。这时有个男生跑来把她背起来送进了校医务室。这个男生不是别人,正是朱福。还有一次下大雨,小朱没带伞,回家时只好顺着树林子走。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只花伞遮住了雨水,撑伞人正是田二凤,从此姐弟恋开始。

田庆山毫不掩饰地讲了今天去爱河石人汀的投河经过。小朱劝道,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你的脑子灵活,在全大青沟出名,怎么能做这种傻事呢?你那样做可是对不起田家列祖列宗,要是在田家成员里出了投河的,这不是辱没祖上名声吗?

丁林说,爹,你经常叨咕谁家出了个上吊的,谁家出了个喝卤水的,怎么就不想想自己给女儿给大青沟群众造成什么影响呢。两个青年人共同给田庆山敬酒问,你说我们说的对不对?